

# 交友节目,解读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

◆ 孙佳音



50男50女共聚一个罗马角斗场式的舞台上,通过自由交流、魅力展示、优胜劣汰、互相投票等六轮的比拼过,最终会有一对或者几对心仪男女成功晋级,寻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分享每期价值10万元的约会礼包。也就是说,这样一档节目,有庞大的录制对象,华丽的棚拍场地,复杂的淘汰规则,甚至还要存包,要安检,要头戴摄像机。尤其当听说节目要动用80余名摄像、200多台摄像机以及近400人的制作团队时,我并不看好只在互联网平台播出的《单身战争》,直到它第一期1月6日晚在乐视视频上线,我才确信,所有的庞杂和繁复并不是宣传的噱头,也不是哗众取宠。

很高兴,大多数观众跟我一样想。数据显示,《单身战争》24小时播放量突破3000万,跻身当日网综TOP2,首期当周播放量过1亿,目前第五期节目上线,总播放量超过5亿次。节目成功在哪里?用《人民日报》的话来说,是“微缩‘90后’社交现状”,“将当下年轻人成长过程中遇到的职场、恋爱战场等各种考验、竞争、淘汰,浓缩在一起,仿若一面反观自己的‘镜子’”。用我自己的话来讲,是结结实实看了一档“真的”生存式社交实验真人秀——牵手或者奖金都不是节目最大的看点,过程的跌宕起伏和里面展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众生百态让节目几乎全程无尿点,应了那句话,再好的编剧也设计不出这么真实



的人生——当我们在看交友节目的时候,其实是在看真实的中国社会。

节目到底成功在哪里?

首先,它想要回答最现实的问题。据调查,中国几年前就有两亿单身男女了,他们的爱情观是什么,他们为什么单身,为什么有那么条件很好的人都单身,这些问题值得思考。男生选女友的标准是什么,女生选男友的条件又有哪些,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什么缺点让我们单身这么久,是不是需要改变,这些问题值得解答。为什么有人会劈腿,为什么会有渣男烂女,如何辨别,这些问题需要点破。爱情友情遇到矛盾怎么办,爱情面包需要选择如何选,甚至是妈妈女友掉河里救谁这些问了几万遍的问题,总要有有人继续讨论。节目总编剧总编剧岑俊义说,他想把这个节目当成

一个实验报告给大家看,“可能写得没那么专业,但我尽力了。”

其次,它用了最超现实的表达方式。关于这场研究单身男女爱情的实验,清华大学影视传播中心主任尹鸿直言“节目的视听语言,是新型语系”,他坦言“年轻人在这方面积累的视听的感受和能力,超出了我们那一代人的审美经验的范围”。翻译成更直白的的话就是,《单身战争》的拍摄方法跟常见的棚拍节目不一样,用的是户外真人秀的方式,没有事先预设的台本,只用固定的游戏规则让100名单身男女自由发挥表现,所有的“戏剧性”全靠紧凑的游戏环节来激发,后期在录制的庞大素材中精心挑选形成完整的人物故事线。据了解,现场有40个讯道,每个人头戴摄像机,包括外面的遥控镜头,监控镜头,全部

加起来有将近200个镜头。粗略估算,节目素材量是岑俊义从体制内离职前,挑梁的大型综艺“奔跑吧兄弟”的近两倍,这首先保证了那些能成为观众茶余饭后谈资的嘉宾表现全都是场上最真实的反应,其次保证了这档节目能够效仿电影的剧情式剪辑,三分钟小高潮,五分钟大高潮,不停地埋沟。

《单身战争》之外,这个冬天还有另一档交友节目也非常火爆,甚至可以说,《中国式相亲》这档“相亲

节目比“交友”节目,更加直接地呈现了当代中国家庭子女与家长在择偶和婚恋观念上的碰撞和冲突,也由此在节目播出之初引来了不小的争议。但数期过后,观众用不断激增的收视数据,回应了那些假装大惊小怪的专家。就好像,首期节目最被诟病的“巨婴”,不是因为相亲节目才出现的,而正是现实中有这种现象,观众才能有如此强烈的代入感。

我猜想,大多数手机、电脑、电视机前的观众,或许单身,或许并不,但至少可能并不真的迫切想要了解别人的家长里短,婚配与否,但能够通过一档节目多了解真实的中国社会,这很好。至少我不想错过。如今的相亲交友节目,并不像十多年前,是为了解决人们的婚恋问题,节目服务性的目的早已被淡化了。六年前,《非诚勿扰》横空出世并且一办多年,正是因为它用青年男女的邂逅、交友,来呈现中国年轻人的婚恋观,是观察、解读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单身战争》和《中国式相亲》亦然,这种呈现和碰撞可能现实得令人不适,但好的综艺节目,就应该现实的一面镜子,让人去正视、去讨论,去反思。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会改革与变迁中最具矛盾张力的小镇等城乡结合部的物理空间及其在此空间中人的生存状态,在诸多新生代导演的影片中被呈现并聚焦,形成中国当代电影史上一种冷峻与诗意并存、残酷与温情交杂的空间审视。

延续了这些既有“小镇”影片的叙事模式,《乘风破浪》中的亭林镇不仅是主人公活动的背景场所,同时也与转型时代剧变中的人互为建构、相辅相成,是转型中国社会的一个微小缩影。和这些“小镇”影片不同的是,《乘风破浪》以喜剧面目示人,运用“穿越”的方式讲述赛车手徐太浪回到1998年,介入父亲的青春岁月,最终与父亲达成精神和解,寻回缺失的母爱的有关亲情修复的故事。导演韩寒在影像中充分发挥其作为一个作家善讲故事的技巧,笑点的铺陈、情绪的宣发、情怀的融入,轻松巧妙,恰到好处。这些因素使得《乘风破浪》成为一匹黑马,在习惯性差评的豆瓣上,凭借良好的口碑不断逆袭,毫无意外成为春节档豆瓣评分最高的电影。

担负着展现中国基层社会物理空间变迁与小镇居民精神空间嬗变的功能,小镇空间的稳定性与象征性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个体的命运、情感和记忆。六一在天台上喊道:我就像这个世界一样。徐正太说: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在这个价值观念的支配下,徐正太除了开录像厅,日常工作就是带领他的“正太帮”维护小镇的稳定性与不变性:保护“挚爱KTV”陪唱的良家少女们,与李荣浩扮演的想买下歌厅用来发展房地产业的港商黄志展开帮派斗争,这一切充满了港产片帮派故事元素,正邪对立,血气方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的录像厅文化对小镇青少年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们竞相模仿片中的英雄和古惑仔们,讲义气,有

## 《乘风破浪》每个人心中有一座隐蔽的小镇

◆ 杨子

原则,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造就了小镇既有平静生活的表层,内里也隐藏着诸多街头斗殴的血腥故事。

然而,作为一个从未穿越到过去、知晓一切的人,徐太浪在天台上接过父亲徐正太的话头,说:这个世界会变。挚爱KTV的拆毁、房地产业的崛起、录像厅的凋零、电影院的勃兴、BP机被淘汰,智能手机取而代之……社会与时代的变迁在片中一一呈现。个人的生命历程与生活的具体事件、时代的历史剧变勾连起来,维护小镇稳定性与不变性的“正太帮”成员们四分五散,命运迥异,小马南下深圳发展,徐正太为维护小镇的“不变”而付出入狱的代价,憨厚忠诚的小弟六一被杀。

在某种意义上,影片中的“亭林镇”与大时代下的“个人”相互指涉,小镇的影像空间在与“当下中国”改革现场感契合的同时,成为互文于具体个人、以及鲜活的个体生命和个人理想主义的精神空间。

从《乘风破浪》出发,在导演的镜头下,由常熟熟市老街、嘉兴丁栅、以及他出生和长大的金山亭林镇共同构筑的“亭林镇”,黑瓦灰墙的低矮楼房,窄巷里弄的昏黄路灯,及带着江南风格的天井和小桥,既是一个实体的存在,又是一个虚构的象征,是现实关切与理想寄托相互交织的复合体。它不仅触及到导演个人的生命体验与青春记忆,也触及到当下每个被裹挟进全球资本进程中的个体对现代生活的反思。

因而,与导演青春岁月和成长记忆交织缠绕的亭林镇成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式的记忆生产和文化建构,时代和社会的问题以一种具体可感的空间变迁和个体生命状态在影片中得以呈现,其所触及的另一个主题是如何在变中不变,在剧变中保持赤心诚意,纯良正义——它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隐藏的那座小镇。让人且笑且泪,如梦初醒。

## 名人书法价格为何忽高忽低

◆ 徐佳和

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莫言,新近将自己发表的作品独家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付梓“莫言作品全编”,囊括了他自1981年开始创作以来发表过的所有作品,被作家认可为“定稿版”。因此,莫言高兴秀出自己的书法作品赠给浙江文艺。久闻莫言书法大名,终于得以在大庭广众之下亲睹作家的翰墨——“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誓不湿”。

一幅好的书法作品要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这里强调的“形”,指的是点画线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书法空间结构;而“神”主要指书法的神采意味。书法的基本审美标准,有几项如疏密有致、行距恰当、布局合理、款识规范、章法自然、形神兼备等。

看到莫言书法,虽从线条、章法、风格、流派等,不易看出师法的流派及脉络,但却能感觉到莫氏在书法艺术上“事不师古”的灵气,或者说有那么点“高才捷足”的本领。据说最近在国内拍卖场,莫言书法作品最新的成交价为5000元。而在两年前,他的一件书法作品拍卖价格逼近百万元——2015年1月,南京拍出的“莫言录毛泽东《沁园春·雪》”书法作品,成交价达97.75万元。2012年10月获诺奖后至今,拍场出现了200余件莫言的作品,绝大多数为书法作品。此外,还有少量国画作品、签名作品。有艺术圈内人士直言,“莫言自从获了诺奖,他的名人效应光环一直未退。尤其是他的书法作品节节攀高,足以否定一个普通艺术家一生的价值。”

其实名人挥毫落笔作为个人雅好,本没有必要非议。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文豪的字,除了他们那个时代必须蕴含

的国学素养外,其实还是他们通过书写这一载体,来表达另一种情感,形成独特的“字如其人”的标签。

历史上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发展饱受学术滋养,然而延续到现当代书法艺术的技巧反被从深厚的国学中拆解了出来,使书法成为“古非今弊”的鲜明对比。对于当今部分作家,虽然能在创作之余仍能临池学书,但是谈不上“颜筋柳骨”的楷法,更多不过是“画蚓涂鸦”,与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美感相去甚远。当然,人们不能把文人或者作家的“雅兴”看成“正业”,更不能从书法的严苛尺度来评判。

只要作家的“手迹”具有鲜明个性,抑或再多从“唐临晋帖”上下功夫,这种雅兴何尝不是一种素养的延伸?坦率讲,莫言的字与其文学功底显然不能同日而语。这就要把他的字从“诺贝尔”光环中解脱出来,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不能因其文学地位的上升而脱离书法艺术本体的审美标尺,去盲目抬举、拔高,不管不顾地把书法送入拍卖市场……恐怕不仅仅是炒作的问题吧?

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至今,他的新作还未唤出来。莫言称对文学梦想的力度没有减弱,对写作经典文学的准备也没有停止。“我一直悄悄地去要写的小说中的人物所在地去做采访。”但是,写作是一项延续性的行为,一位作家的新作不能完全切断与之前作品的关系,他所有的作品都有内在的、永远不会变的关系,然而,作家身处滚滚前行的时代,变化无可避免。所以,对于莫言的书法,大众还是要持平常的心态去看待。